


(18)

(社會言情小說)

雲上



(36)

「何況妳是這般富有，幾乎所有富家子女的人都歡迎的伴侶？他們只求安逸，只要舒適，他們寧幸能在這戰亂時代仍活在雲上，仍是人上的生活者，他們不會想到戰爭，國家和他們有關係。只有妳是特別的，小曼，妳特別的那麼可敬，可愛！」

「唉——」她的臉更紅了。「不談這個，我在想——炫耀或表現什麼，我——或者不該說的。」

「妳該說，妳使我更深一層了解妳！」他凝視着她，臉上的真摯閃露得那麼動人。

「妳的外在和內在一樣美，妳——妳——」

「別說了，」她嫣然一笑，「再說就肉麻了！」

「我——可以稱妳嗎？」他突然問。

「稱我？」她意外而驚訝着，「我還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！——唉！如果可能，我當然希望你能夠稱我！」

「一言為定！」他猛在她的手下用力收緊，更收緊，他心中是以激動，興與奮。

小曼站定了，望着他笑得好神妙。她只是笑，却是什麼都不說。

「妳笑什麼？」他忍不住問。

「到我來了！」她手指指公館的大門。

門邊兩座雄偉的石獅子，在燈光下顯得好生動。

「到家了！」他意外而覺得好笑，「我們也不覺得！」

「我們走了很多路，說了許多話，」她

考慮到這一點，

「似乎過了時間！」他看見錶，那是他去印度按飛機時買的「浪琴」，是有名的牌。

「別担心！」她帶他進去，門房的傭人們齊叫三小姐：「等會我帶你去參觀我家！」

「是邀請嗎？」他望著她。

「是——邀請！」她羞澀半晌，終於點點頭。

一個邀請，應該是真正的開始，在感情萌芽的時候。

二個月之後，康柏終於幾度困難的調到成都附近的溫江空軍基地，那裏小巧的，和小曼的姐夫何之翔在同一中隊上。

比較和康柏都人才長得高大而飛器飛機，比一般矮小的人才適合驅逐機。雖然飛器逐機的駕駛員要冒生命的危險和飛機在空中作戰，然而轟炸機的同僚在出任務時所遭遇的情況更有危險，他們不但要冒着敵人的炮火完成任務，有時在往還途中本隊巡邏的攔截和攻擊，機身較大的轟炸機行動不靈活，往往使敵機有機可乘，犧牲的人數很多，幸運的，也有到和康柏都不曾有意外，連一點小傷都沒有受到。

一早，之翔那一分隊的十個隊員都在營或空中待命。任務還沒派下來的一段時間最緊張結核，他們只能三三两兩的圍着車子打橋牌，但是，情緒卻無法高昂！

之翔有些心緒不寧，坐立不安的，昨天半夜裏，小怕生產時的陣痛已開始，今天一早已送去醫院，那個天主教的沈醫師，當時會產生一隨時；之翔即在警署或聖特倫隨生的嬰兒，也擔心着任何人都有絕對把握的任務，他退出橋牌的行列，坐在一邊發呆。